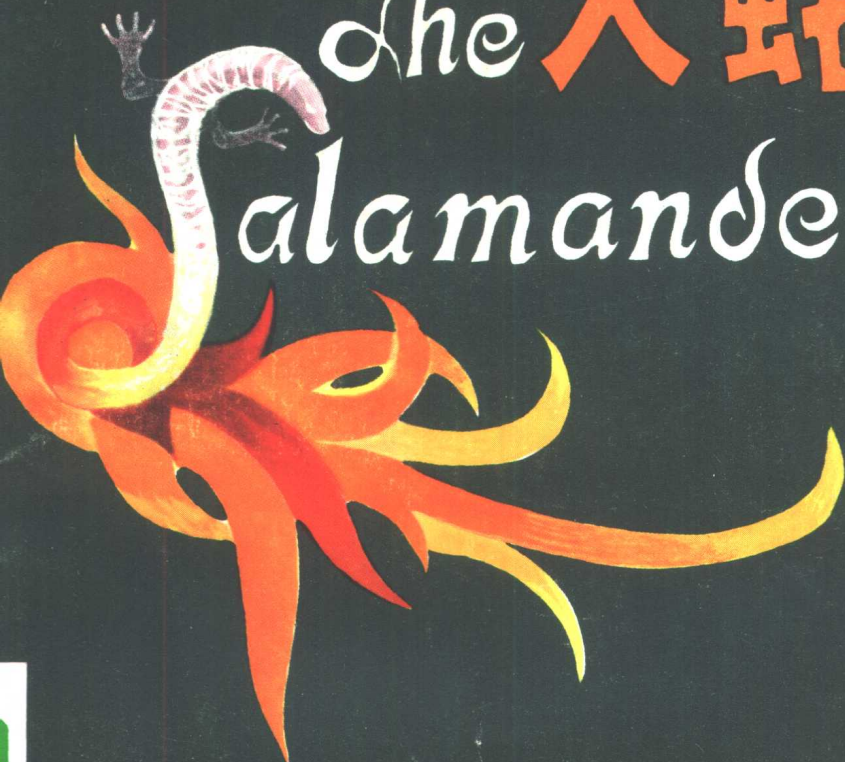


An illustration of a salamander with a white body and pinkish-red spots, emerging from a large, stylized flame. The flame is composed of swirling orange and yellow shapes. The salamander's head is at the top left, with its body curving around the text. Its tail is at the bottom, merging into the flames.

The 火蛇 Salamander

〔澳〕毛里斯·韦斯特

江苏人民出版社

火蛇

〔澳〕莫里斯·韦斯特 著
曼罗 译 紫芹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THE SALAMANDER

Morris West

本文根据美国纽约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73年版本译出

火 蛇

〔澳〕莫里斯·韦斯特 著

曼罗 译 紫芹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61,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6,000 册

书号: 10100·460 定价: 0.87 元

责任编辑 张 明

译 者 的 话

莫里斯·韦斯特 (Morris West) 一九一六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一九三七年毕业于墨尔本大学。早年受过宗教教育, 并作了八年教会学校的执教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太平洋地区服役三年。战后开始创作剧本, 并为澳大利亚电台撰稿。后移居英国, 为英国广播公司写稿, 还当过伦敦《每日邮报》记者。迄今为止, 一共创作了二十多部小说, 深受读者欢迎。

《火蛇》(The Salamander, 1973) 是他的一部政治小说, 描述了意大利军方某些上层人物发动政变未遂的始末。主人公意大利国家保安警察部队的上校马图奇, 被借调到国防情报局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调查陆军参谋部的潘达里奥尼将军的死因。在调查过程中, 马图奇发现这位将军已加入政变集团, 由于政变集团内部为首分子争权夺利而遭暗杀, 案件牵涉到各派的上层势力, 因而十分错综复杂。马图奇深入调查, 掌握了大量的政变内幕情况, 因此受到了国防情报局局长的排斥和打击, 被放逐国外, 进而受到通缉, 处境非常危急。潘达里奥尼的异母兄弟, 一个代号为“火蛇”(传说生活在火中的一种动物, 是人们在困境求生的象征) 的百万富翁布鲁诺·曼齐尼, 协助马图奇同军方政变头目和国防情报局局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扣人心弦的智斗。他们不惜采用阴谋手段, 暗中搜集材料, 索取罪证, 向军方发起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 终于化险为夷, 挫败了这一政变阴谋。

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

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内幕，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大都市中光怪陆离和乌烟瘴气的地下世界，对我们认识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帮助。小说情节紧张曲折，语言简洁含蓄，人物刻画细腻生动，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但必须指出，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在作者看来，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是少数几个资产阶级的开明人物推动的，这完全违背了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真理。本书在翻译时，对其中某些地方作了必要的删节。在校对过程中，南京大学外文系的一些教师提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〇年八月

如果我们能学会观察而不是傻看，
我们将看到这闹剧中深藏着的恐怖；
如果我们能以行动代替空谈，
我们决不到头来总是不动屁股。
这就是几乎控制了我们的事物。
诸位，千万不要为他的失败而欢欣鼓舞，
虽然这个世界已抛弃和制止了这个恶棍，
但是那个生养他的婊子又已发情。

布莱希特^①：《阿尔图罗·乌衣》

① 布莱希特(Brecht, 1898—1956), 德国戏剧家。——译者

第 一 部

疑虑多端的人不适宜办大事。

——图尔戈^①

就在罗马同胞们庆祝狂欢节结束的那天，从午夜到黎明的那段时间内，陆军参谋部的将军马西莫·科翁特·潘达里奥尼死在他的床上了。他，一个单身汉，六十岁刚出头，斯巴达式的军人，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了。

他的仆人，一个退休骑兵中士，按往常的习惯在早上七点钟给将军去送咖啡，却发现他仰卧在床上，穿戴齐全，张着嘴巴，两眼盯着镶花的天花板。仆人轻轻地放下咖啡，在自己身上划了个十字，用两枚五十里拉的硬币把死者的眼合上，然后打电话给将军的副官季罗拉莫·卡尔皮上尉。

卡尔皮上尉给局长打了电话。局长又打了电话给我。诸君可以在“火蛇”案卷中找到我的名字：但丁·阿利吉耶里·马图奇，意大利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上校，借调到国防情报局担任特别任务。

通常，人们都用三个意大利文缩写字母SID称呼情报局。它和所有的情报机关一样，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税款来确保自身的地位，用比较少的钱来从事情报的整理研究，以期保护

^①图尔戈(Turgot, 1727—1781)，法国政治家及经济学家。——译者

国家免受侵略者、叛国者、间谍、破坏者以及政治恐怖分子的危害。诸君当然会猜想到，我对其价值是持怀疑态度的。我有资格作这样的怀疑，因为我在其中工作。不过，凡是在其中工作过的人都会有某种幻灭之感。情报局就是叫人失去天真，目的就是要培养政治的驯服工具。不过，这些都是些题外的话啰……

陆军参谋部将军马西莫·科翁特·潘达里奥尼已经死了。我受命把尸体干净利落地弄出去。我需要助手。陆军提供了帮助，派了一位高级军医，上校衔，和一位军法官，少校衔。我们驱车同往将军的公寓。接待我们的是卡尔皮上尉。将军的仆人坐在厨房里一边哭泣，一边喝着一杯意大利白葡萄酒。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没有混乱。楼梯平台上也没有挤满邻人。也还没有通知任何亲属。我并不十分看得起卡尔皮，但是对他的处事谨慎不能不赞赏。

军医草草地作了一番检查，断言将军是由于服用过量的巴比妥酸盐致死的，而且是自行服用的。他写了一份证明书，说明死亡的原因是心肌梗死，并由军法官参与会签。这倒不是一个假证明，而不过只是合乎情况需要的证明罢了。将军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遗憾的是，没有早几年停止跳动。丑事流传对谁都没有好处。相反，或许还会伤害许多无辜的人们。

八点三十分，来了一辆军用救护车把尸体拉走了。我和卡尔皮以及那位仆人留在公寓里。仆人给我们煮了咖啡。在喝咖啡的时候，我询问了他。他的回答使我弄清楚了一系列简单的情况。

将军在外面吃的晚饭。午夜前二十分钟才回来，并立即回到他的卧室。仆人关上门窗，装好防盗警报器，然后上床睡觉。他是六点半起的床，煮好早上的咖啡……来过客人吗？没有

……有生人闯进来吗？没有。警报器根本就没有响过……有电话吗？无法知道。将军往往使用他卧室的专线。家里的电话铃确实没有响过……将军的举止呢？正常。将军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很难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就是这么多。……我拍拍他的肩膀，打发他到厨房去了。

等他走出去之后，卡尔皮就把门关上，斟了两杯将军的威士忌酒，端给我一杯，并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对他的朋友们说呢？又怎样对新闻界说呢？”

他往往是提这一类不相关的和鸡毛蒜皮的问题。

“你已看过了死亡证明书嘛，签了字并且还有公证人证明：自然原因，心肌梗死。”

“还有尸体剖验报告呢？”

“我亲爱的上尉，象你这样一个有雄心的人，真是有点太天真了。根本就不会作尸体剖检。将军的尸体已经送到殡仪馆去了，经过整容以后，还要经过一个短暂的瞻仰时间。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到他，要让人们向他致敬，要让人们把他作为共和国的高贵的公仆来加以哀悼——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够格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要让人们忘掉他。在这方面你是可以帮忙的。”

“怎么帮忙呢？”

“你的靠山死了。你为我们干得不错，应该给你派个差使。我想建议你到远离罗马的地方去——上阿迪杰，或者塔兰托，甚至撒丁岛。你会发现在那些地方升官要快得多了。”

“我要考虑考虑。”

“没有时间了，上尉！你今天上午就去拿调令。填好，签好字，下午五点就交出去。我保证在葬礼结束以后，使你马上就

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职务……怎么样，上尉？”

“什么？”

“你要记住，你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你同意对你的上级军官搞间谍活动，我们情报局的人当然感激你。可是，你的军官同事都会鄙视你，稍不谨慎就会断送你的前程，并且对你的个人安全也会带来极大的危险。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那好。现在你可以走了……哦，还有件小事儿。”

“什么？”

“你有这个公寓的钥匙，请把它留下来。”

“下一步干什么？”

“啊，还是老规矩。我检查一下各种文件材料。还要起草一个报告。请在葬礼上一定要表现出悲伤的样子来……再见！”

卡尔皮穿上他的制服，走出去了。他是属于这样一种人，意志薄弱，外表英俊，总是要找并且总是找到一个靠山，但是一旦找到了一个更强的靠山，就又会背叛原来的靠山。我曾经利用他来报告潘达里奥尼的活动，各方面的接触和政治活动情况。现在，他成了一个累赘了。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努力使自己思想集中起来。

潘达里奥尼事件包含着成为一个政治定时炸弹的全部条件。滑稽而奇怪的是，即使你在科尔索上上下下大声喊叫这个名字，共和国的一千个公民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名字的。而且，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当中，十个人之中也不会有一个了解围绕这个事件的阴谋的厉害程度或重要性。局长是了解的。我也是了解的。我掌握着所有主要参与者的材料。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奈何他们不得十分恼火。他们不是罪犯，至少目前不是。他们都是些大人物：部长、议员、企业家、现役军

官和政治官僚。他们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即意大利的混乱状态——不稳定的政府，动荡不定的企业界，摇摇欲坠的经济，无能的官僚机构以及完全丧失信心的人民——终于把这个国家推到了革命边缘的一天。

到了这一天——实际上比许多人所想象的要近得多——这些阴谋家就想夺取政权，并且在不知所措的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国的救星、秩序和人权的维护者。他们的梦想是有相当根据的。在希腊，一个上校政变集团都能做得到，那么在意大利，就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怀疑这么一个更加强大和有力量得多的集团不能搞得更好一些……更何况他们还得到了陆军的支持和公安部队的通力合作。

他们的挂名首脑早已内定。这就是这位高贵的军人，一度是巴多格利奥元帅^①的低级副官，热情的爱国者，普通人的朋友，马西莫·潘达里奥尼将军。现在，这位将军已自行从舞台上消失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是谁或什么东西一再促使他采取了这个最后行动的呢？那又为什么呢？是不是在幕后又出现了一个新人物觊觎他的位置？他是谁？他将在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公开露面呢？这一天是不是就在眼前了？我接受的任务就是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而且允许犯错误的余地是非常小的。

那怕稍微透露一点正在就此事进行某种调查的风声，就会使这个国家分裂成两半。如果新闻界打听到一点点由陆军证实和透露一份靠不住的文件的消息，那么在全世界的报纸上立即就会成为头条新闻。

^①巴多格利奥(Badoglio, 1871—1956), 1943—1944年继墨索里尼担任总理, 向英美投降。——译者

搞阴谋是意大利的一种地方病。历来如此，远自罗穆卢斯和罗穆斯^①在台伯尔岛上的讨价还价时就开始了。但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阴谋的规模及其极大的成功可能性……上帝啊！那在一天之内，街上就会出现堡垒，电车道上就会血流成河。甚至武装部队发生兵变也不是不可能的，它本来在政治上就分成了左右两大派。我对卡尔皮上尉并不是拿空话吓他。要是他想委身于一个新的主人，或者向新的主人出卖情报，马上就会给他搞一次事故。与此同时，我又有我的事可干了。

我把剩下的威士忌喝完，然后开始在公寓内彻底搜查文件。我打开抽屉、小橱，检查了每一个秘密藏东西的地方。衣柜里每件衣服的口袋都搜遍了，书柜里的每本书也都拿出来抖了抖，一叠吸墨纸也拆开来看了。找出来的东西我也不想查看，就把它堆成一大堆。整理和分析这些东西要花好多时间呢，到头来恐怕是价值甚微。将军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绝不会把紧要的文件放在家里。

不过，去干冒险的事，我可担当不起。所以，我还是把挂的画以及花瓶和茶杯等的衬垫都挪开了，搜查有没有密藏的保险箱。最后我又环视了一遍，搬动家具，翻动茶杯花瓶，撬开将军放勋章和奖章的宝石盒子的呢衬垫。就是这样，我还是差一点漏掉了那张卡片。

这张卡片靠在床头柜后面的踢脚板上。这是一张长方形的硬纸板。一面有一个图案，另一面上有字。字和图案都是用黑色墨汁书写描绘的。图案是一笔画成的一系列复杂的圈圈和花饰，画的是一条火蛇，头上戴着冠冕，下面是一团烈焰。用

^①罗穆卢斯(Romulus)，据传为罗马之创立者；罗穆斯(Remus)系其孪生兄弟，被其谋杀。——译者

漂亮的字体写着四个字：“Un bel domani, fratello.”

“一个美好的明天，兄弟……”这是一个意大利味十足的短语，可以引起许多种不同的联想：一种虚无的梦想，一种奖赏的许诺，一种复仇的恐吓，一种召集的呼吁。兄弟这个词也是很含糊的。火蛇则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它只能是某个俱乐部或互助会的标志。但是，它同我所掌握的材料中任何标志和代号都对不上号。我决定把它交给专家去解决。我回到书房，取了一个干净信封，把卡片封在里面，然后装在上衣口袋里。

此时，我认为该是和这位骑兵中士进行一次私下交谈的时候了。我在厨房里找到了他。这个老头情绪低落，正在为前途无着落而大伤脑筋。我安慰他说，将军很可能在遗嘱中留给了他点什么，至少，他也有权从遗产中得到一笔遣散费。他这才高兴起来，给我拿了酒和奶酪。我们一起喝着酒，他变得喋喋不休起来，我也乐得让他瞎扯一通。

“……你是知道的，他根本就并不一定要当兵。潘达里奥尼家的钱多得数也数不清。倒不是说他们就可以随意乱花。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是一钱如命，花一个子儿都伤心得要死。或许，他们就是靠这个发家致富的。罗马尼阿的地产，拉齐奥的公寓房产，弗拉斯卡蒂的祖传田产，还有蓬察岛的别墅。当然，现在都归她了。”

“归谁？”

“你是知道的——那个波兰女人，就是昨晚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个女人。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安德斯，对，就是安德斯。她当了他好多年情妇了。不过，我要说，他对这件事相当保密。他从来没有把她带到这儿来过。说来也怪……他不愿意让人家认为他过着享乐的生活，就象我们在军队中常说的，他生来就在背上装了根枪通条，死板板的。当然，我知道她。我经常

接她的电话……有时我还给将军送东西到她那儿去。挺标致的女人，还没凋谢呢！我倒想起了……应该有人告诉她出了什么事。”

“我去告诉她。她住在哪儿？”

这个问题是一个诱饵。答案我是知道的，而且还知道许多关于莉莉·安德斯的事情。

“帕里奥里。将军的皮夹子里有地址。”

“我去找吧。”

“嘿！这可是件事！你不会把将军的什么东西拿走吧，对吗？我要负责的。我不想出岔儿。”

“我要把他的所有文件都拿走，还要借一个背囊把它们装进去。”

“那为什么？”

“为安全保密起见。我们不能让机密文件丢在这儿。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清查一遍，把属于军队方面的都拿出来，把私人文件都交还给他的律师。你不会出什么岔儿的。我走之前还要给你开一张正式收条，明白吗？”

“如果是照你这么说的话……等一等，你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马图奇，国家保安警察部队的。”

“国家保安警察部队！……没错儿，是吗？”

“准没有错儿……不过是对象将军这样重要人物的正常手续罢了。”

“谁负责安排这些事，比如通知他的朋友等等之类的事儿？”

“军队。”

“那我干啥？就这么在这儿傻等着？”

“有一件事你可以干。有人会打电话来，记下他们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会安排一个什么人给他们回电话。”

“还给我工钱吗？”

“别担心。一定要给你工钱的。这是法律规定的……我还想问问你另外的事儿。昨晚将军在哪儿用餐的？”

“在棋艺俱乐部。”

“你敢肯定？”

“当然我敢肯定啰。我必须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有时司令部或者部里会打电话来的……再喝一口？”

“不，谢谢，我该动身啦。”

“关于工钱的事，你是有把握的吧？”

“我有把握。你不会忘了记下打来的电话吧？”

“老兄，你放心吧。将军对我是放心的。我也从来没有使他失望过。你知道，将军是个象鱼一样的冷血动物。不过，我还是挺想念这个老家伙的。放心，我会记下电话的。”

这家伙酒后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我准备马上摆脱他。我草草地开了个收条，拿起装文件的袋子走出屋，来到这春天的和煦阳光里。现在是一点十分。店老板们正在关栅栏门，胡同里尽是匆匆回家去吃午饭和午休的罗马人。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罗马人。我是托斯卡纳人。而他们这些人是霍屯督人^①的堂房兄弟。他们的城市是一个大粪坑，乡村则是一个大垃圾堆。他们是意大利最糟糕的厨子和最不懂风味的食客。他们粗鲁、愚钝、玩世不恭，缺乏最起码的风度。他们喜怒不形于色，心胸狭隘，互相仇视。他们见识很广，但除了求生的本领之外却什么也没有学到。他们见过皇家的威仪、

^①霍屯督人(Hottentot)，西南非洲的黑人部族。——译者

罗马教庭的壮观、战争、饥馑、瘟疫和抢劫。然而，他们却愿意向任何一个暴君俯首称臣，只要他能多给他们一片面包或者一张免费马戏票。

昨天是那个贝尼托·墨索里尼满嘴的漂亮词句，在威尼斯广场的露天台上夸夸其谈地发表长篇演说蛊惑他们，明天也许是另外一个什么人。但此时此刻在这个倒霉年头的圣灰星期三，他在哪儿呢？……至少有一点是有把握的，这个人绝不会是象但丁·阿利吉耶里·马图奇这样稳稳地站在马齐奥广场的中央。

我把自己从沉思中拉了回来，定了定神，走过半个街区到我的汽车那儿，把文件扔到座位上，就开车回办公室。我本来不会有这些麻烦的。我的两个高级秘书出去吃午饭了，第三个秘书又正在和打字员调情。资料库由于两小时罢工而停电，不能工作。内务部留下口信，要我与之“立即联系，有特急要事”。我打电话去了，可是他们告诉我说，我的联系人正在接待某些外国客人，可能要四点钟才能回来。活见鬼！真是一批蠢货！不管世界末日是不是来临，不管激进分子是不是在冲击梵蒂冈的天使门，罗马人还是要睡完午觉才干事儿。

我把文件袋丢在桌子上，大声招呼第三个秘书过来进行分类核对。然后，由于停电，电梯开不动，只好爬了三层楼，到了鉴证实验室。那个地方即使在午休时间总该有个把活人。照例，还是老斯太凡内利。当地传说，这个人每天晚上睡在一瓶甲醛里，天一亮就象一只猯一样精神抖擞地爬了起来。他小个儿，瘦瘦的，头发稀疏，满嘴黄牙，皮肤象块旧皮子。他超过退休年龄肯定已有十年了，但是靠着他的后台和自己的才能，却仍然保持着他的职务。

其他技术人员费尽脑汁学习的东西，斯太凡内利都知道。

给他手掌上撒一点泥巴，他就可以说出是哪个省，哪个地区的。甚至是哪个村子的，他也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给他一块布样，他摸弄一会儿，就可以告诉你里面有多少棉花，多少聚酯纤维，还可以给你列出可能生产这种布的工厂名单。给他一滴血，两小块剪下来的指甲和一绺头发，他就可以给你描绘出这个女孩子的模样。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天才，不过容易生气，不大好对付。如果你否定他的正确意见，他会蔑视你；如果你信任他，他会一口气为你干二十四个小时。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喜欢拿他的技术知识同你用钱打赌。但是，只有新来的人或十分自负的毛头小伙子才跟他打赌。我喘着粗气，满脸不高兴地走进去时，他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

“你好，上校。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告诉鄙人啊。我倒有点事儿告诉你……窒息致死……血里有刚凝聚的生物碱……没有刺痕，没有擦伤，没有任何可见的进入血液系统的工具。打五千里拉的赌，要是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

“这么说的话，斯太菲，我知道我非输不可。是怎么回事儿呢？”

“是一种贝壳类，产自南太平洋。他们称它为金布。一接触它，它就刺入饱含生物碱的极细的刺针，这种生物碱能麻痹中枢神经。这件事是一个海洋生物学家在南太平洋同美国人一道工作……如果你有兴趣，我写个材料给你。”

“谢谢，斯太菲，不过今天不要。我也是火烧屁股啦。”我摸出那张火蛇卡片，递给了他。“我要这个全部有关的说明：纸张、笔迹、符号的意义以及你能搞到的任何指痕。我很快就要。”

斯太凡内利仔细研究了一阵子那张卡片，然后夸夸其谈地说了起来。